

阿O外传

高鹏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阿 Q 外传

高 鹏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印张: 5 字数: 103千字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 — 1250册

ISBN 7—5378—0422—2

I·400 定价: 3元

目 录

阿O正传.....	(1)
阿O外传.....	(3)
围墙问题.....	(5)
且说百分.....	(7)
话说对话.....	(9)
莫急称“家”	(11)
索古之忧.....	(12)
“豆芽”之忧.....	(13)
宁晋之举.....	(14)
言行之间.....	(15)
当心上当.....	(17)
校名存疑.....	(18)
门里门外.....	(19)
童工之忧.....	(20)
李斯遗风.....	(21)
烧毁“鸦片”	(23)
精官简政.....	(25)
窗前抒怀.....	(27)
广而告之.....	(29)
什么算数.....	(30)

“建庙安神”	(31)
“基础”之忧	(32)
未雨绸缪	(33)
人多非福	(35)
红灯勿绕	(37)
一桩怪事	(38)
且说“转化”	(40)
随感二题	(41)
新的名言	(43)
鸡蛋怎吃	(44)
“连音符”与“休止符”	(45)
同名的风波	(46)
“三S”的思 考	(48)
新闻与散文	(50)
“扉页”属于谁	(54)
“伏食如故”释	(56)
公仆与公主	(58)
且说“一刀切”	(59)
党纪与国法	(61)
“洋货”之升级	(63)
想起了王茂荫	(64)
切勿顾名思义	(65)
汗水与运气	(66)
从抻面想起	(68)
《狄公案》的启示	(70)
小议文艺信息	(72)

何以禁而不止?	(74)
大团结与“大团结”	(76)
船老大与类人猿	(77)
青山、子善今犹在	(79)
走江湖者还在走	(81)
何以屡反屡犯	(82)
茶庄·钓鱼·经营及其它	(84)
八旗兵·泥人张及其他	(86)
商业经营与《三国演义》	(87)
商品“亮相”办法好	(89)
愿“老生”不再“常谈”	(90)
由西餐厅引起的误会说起	(91)
千刀当刮莫尼卡	(92)
燕窝·猪皮及其它	(94)
王一贴与“妒病汤”	(95)
多乎哉? 不多也!	(97)
“成一篇, 精一篇”	(98)
“落”与“实”	(99)
“生财有道”道有规	(101)
从《襄樊道上》想到的	(102)
白毛女·福尔摩斯与艺术魅力	(103)
别了, “那时候爷”	(105)
而今晋人“不善贾”	(107)
从“D”现象说起	(109)
“果珍现象”与“米老鼠案”	(111)
由姜昆的文章想起	(113)

九节菖蒲与舜王坪植被·····	(115)
冲破“自然保护区”·····	(116)
“假氏家族”祸国殃民·····	(117)
“土光公式”与企业活力·····	(118)
有感于“活关公”·····	(120)
我的脑袋·····	(121)
常谈·重弹·乱弹·····	(122)
太阳、汗水与苍蝇·····	(123)
太平洋·共产党·周瑜与革命·····	(124)
莫嫌老圃秋容淡·····	(126)
从老大娘当团支书说起·····	(128)
这里佛爷不受香·····	(129)
仿生学别议·····	(131)
想起“断齑划粥”·····	(132)
穷途末路的“科学”·····	(133)
封不住的向日葵·····	(134)
植物三题·····	(136)
农机理当姓“农”·····	(138)
从鲁布革的小汽车谈起·····	(139)
“请进”与“派出”·····	(141)
“新建”莫如“改建”·····	(143)
从“重返大自然”说起·····	(145)
闻“选到坏车有奖”有感·····	(147)
从“肯德基”到“田园鸡”·····	(149)
杂文并非闲情物	
——写在后面的前记·····	(151)

阿O正传

世有《阿Q正传》，哪有《阿O正传》？读者不免要问：“你是否老眼昏花，把‘Q’错看成‘O’了呢？”非也！

笔者正当壮年。耳聪目明，并非错看。《阿Q正传》是鲁迅先生的名著力作，脍炙人口，谁人不知？时至今日，我们仍能从中得到不少的启迪。阿Q最大的特征，是“精神胜利法”，这一点，人所共知，不必赘述。然而，其中有最令人作呕的一幕，是伊与王胡“比赛虱子”。王胡其人，又癞又胡，浑身虱子。可是阿Q却要与他比。比什么？比谁身上的虱子多、个儿大，谁咬得虱子声音最响亮。此举恭维不得。这分明是在相互比脏、比歪、比丑，实属可叹！

然而，无独有偶。这种可叹之举，在当今之世仍不乏其人。例如：不正之风，人皆恶之。理当纠正，愈快愈好，越彻底越善。可是，宁是有那么一些人，振振有词，理由十足。他们说：“我们这里算啥？他们比我们严重多啦！”

“我们只给职工发了个椅子，他们就给职工发了一套沙发呢！”“我们请客才一桌，他们一次就摆了五桌哩！”这话实际上是一种攀比。而这种攀比亦无异于阿Q与王胡比虱子。不过，阿Q与王胡是比多，比大，而他们这些人是在比少，比小。只是“量”上的问题，从“质”上说并无差异。他们总认为自己头上的辫子比阿Q的小而短，甚至最好是没有。

此岂不是欲盖弥彰？

好在不正之风虽属恶劣，但仍在人民内部矛盾范畴之内。为照顾面子起见，按照他们本人的意愿，姑且称他们谓“阿O”吧！因为“阿O”比阿Q头上少那么个小辫儿。

因此，作《阿O正传》。以此画像，以文代画。借以奉劝那些热衷于搞不正之风的人及其攀比者。

阿O外传

关于《阿O正传》之事，本人可以自报家门：该文乃笔者之拙作，并非他人所为。文责自负。特此声明。

“那么，你为什么又写《阿O外传》呢？”

又答曰：“有道是：‘事出有因’嘛！因为‘阿C’和‘阿O’是‘连襟’，于是笔者即产生了联想。有了联想，便产生了写作的冲动，便写作起来，而写下的东西，自然也就成为姊妹篇了。”

另外一个原因，是读了篇关于说电视剧《阿C的口福》的短文，由此诱发了文思。电视剧《阿C的口福》，笔者委实没有看过，自然也不悉是哪个电视台所播。但从那篇关于谈电视剧《阿C的口福》的短文中得知阿C确实颇有口福，而且是：每邀必赴，每宴必吃。并在肚满肠圆之后，振振有词地说：“白吃谁不吃，不吃白不吃。”

人有嘴。嘴的功能是除了说话之外，就是吃饭。但这吃也大有讲究——吃自己劳动所得。假使吃公家、吃他人，慷国家之慨，慷他人之慨，那就未免有剥削之嫌了。

时下，干部的吃喝风盛行，大会小会都要来一次（有的不止一次）宴席，自然，这些宴席如果是自己掏腰包，那当然无可非议。倘若花公家的钱，肥自己的肚，那就大为不当了。阿C的逻辑是，“白吃谁不吃，不吃白不吃。”说来说去，归根到底，问题就在这“白吃”二字上。阿C之言，实

属荒唐。阿C和阿O的言语、性格、形象，何其相似乃尔？阿C爱白吃，阿O善白拿，虽非一母同胞，但酷似天生兄弟。好不奇也，妙哉！

然而，食品或物资都是人民辛勤劳动换来的。人民辛勤劳动换来的果实，岂能白吃、白拿？良心何忍？何以消化？再者，且不说眼下我们的国家还不很富裕，四化建设还很艰巨。即使异日国家富裕了四化大业告成，国家的食品、国家的物资，也不允许白吃、白拿。因为：白吃，不规；白拿，不法。

由于阿O白拿的行为，已经得到应有的谴责。而阿C还“张”着“口”仍在大吃、大喝、白吃、白喝国家。于是，笔者忽发奇想：将阿C的“口”封了，再加上“外传”二字，便成了《阿O外传》。谨致此言。

围墙问题

围墙，看似寻常建筑，但实际并不寻常。它凝结着先人的匠心和心血。我们的祖先很了解围墙的价值和作用，所以才创造了围墙。

围墙单以质地和形式来说，就有许多名堂。有砖砌的、石垒的、土建的、水泥造的；有高墙、矮墙、百步墙、漏窗墙、照壁墙。各种墙都有它的实用价值和艺术价值。有的墙造得更为奇妙，它不仅能造成“动”与“静”的差别，而且更能使得静中有动，动中有静，令人感到身有阻而目不穷。真是妙不可言！也许是这个缘故吧？！所以，才思敏捷而颇有造诣的著名作家陆文夫以《围墙》为题，写了一篇洋洋万言的小说。《围墙》写得真实形象、生动感人，曾获全国优秀小说奖，并被拍成电影。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是：有个省的省委第一书记曾号召全省党政干部都读读《围墙》。

《围墙》的成就之大，社会效益之广，自不待言。笔者所要谈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围墙。

围墙，是为了安全防范、艺术美观而建造的，这一点人所共知。但不论是哪一种围墙，其奠基必须坚实，建造必须牢固。否则，会事与愿违。

笔者最近从电视屏幕上看到两起人身伤亡事故。一桩发生在太原某厂；一桩发生在某县的庙会上。两桩伤亡事故，皆因围墙倒塌造成。前一桩亡一伤二；后一桩亡四伤十。实

属悲剧，令人痛心！

血的教训，记忆犹新。作为围墙，处处可见，全市知多少？有关部门很需检查一下，哪堵欲坠？何者不牢？当修补则修补，该重建就重建。围墙问题，并非小事，决不可掉以轻心，等闲视之。未雨绸缪，防患未然！

且说百分

这是一件真实的事。事情发生在一个小学的一座教室里。一位女教师报完全班考分之后，怒气冲冲地走到她儿子的座位前，抬手把年仅十岁的孩子狠狠地打了一记耳光，并责骂道：“你为什么不能考百分？”与此同时，这位教师紧接着声明道：“今天，我不是以教师的身份打学生，而是以家长的身份打自己的孩子！”孩子用手捂着脸，哭着说：“下学期我一定考一百分……”其情其景，使人撕心裂肺。

这位教师，不论是作为教师，还是作为家长，出于望子成才之心，要求孩子考百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考分是检验学生学习的一条标准，并非唯一的标准。而“高分”、“低分”者，在当今学校和社会并不罕见。

这里，也许这位教师会说：“教学教学，就得‘严教苦学’嘛！”不错。“严教苦学”是我国古老的传统教学方法。但这种方法却缺少循循善诱和启发引导。如果再“严”到动手打骂，“苦”到接受体罚，那就怕是达不到教育的目的了。

时至八十年代，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的教育，不仅强调“优化学校教育”，而且强调“优化家庭教育”。而这位教师既是学校的教师，又是孩子的家长。作为具有双重身份的这位教师来说，不论是从“优化学校教育”方面来讲，还是从“优化家庭教育”方面来论，都不应该是

没有一定的责任吧！？如果要从以上“两个优化”来要求这位教师的话，恐怕这位教师是打不了百分的。

话说对话

双方用语言交流表达，叫作对话。对话与谈话、讲话、训话不同，更有别于大话、空话、假话。

对话，是交流思想感情、表达态度观点的一种好方式。由于对话能沟通思想、交流感情，是解决彼此间的、需要了解和解释的问题的善方良策，因此，对话不仅在一个家庭运用、一个单位运用，甚而至于用于更大范围之间。

有道是：“灯不拨不亮，话不说不明。”话是开心的钥匙。话尤其是对话，实在是当前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种好形式。因为，对话是平等的、平和的，既无高低之分，又无尊卑之别，更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界限。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细致、耐心、艰苦的工作。理应如是。

据悉：天津市在这方面开创出新路子。其办法就是实行对话——全体职工与干部领导，面对面、问对答。干部和领导人员每人手中都有一份报刊剪贴本。职工提出自己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干部们根据党和国家政策和规定予以答复。能解决的，立即解决；不能解决的，细心、耐心地一一当面解释清楚。

由于这种对话是平和的、平等的、面对面、心贴心的，所以充分得到职工们的理解和谅解。职工们心情舒畅，颇感满意。

对话，是一种新颖的工作方式，它简便易行、省时省

力、面对着面、迅速及时、效果极佳，如此良方，求之不得，何不运用？

对话吧！对话将为你在思想政治工作和日常工作中，起到良好的作用。

莫急称“家”

近读报刊，颇有发现。其中之一，称“家”甚多。诸如：“××作家”、“××画家”、“××歌唱家”、“××评论家”……等。我并不反对称“家”，更不反对成“家”。相反，倒是希望有更多的“家”。何以为此？曰：按人口比例，我国的“家”委实太少了。

然而，话说回来，我们希望的是成了“家”的“家”，名副其实的“家”，而不是稍一露头、还未成“家”的“家”。难道发表了几篇小说、画了几张画、唱了几首歌、写了几篇评论，就能称做“作家”、“画家”、“歌唱家”、“评论家”吗？自然，我们并非苛求各种“家”非达到炉火纯青或精细无疏的地步，但起码应该在专业方面有较大的建树。否则，何以称“家”？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并非那些被称做“家”的作者、画者、唱者和评论者本人，而是一些激进的评论“家”——他们或欲显示自己评论分量，或要讨好被评论者，故而“嘘气成云，飞唾化雨”。此言公允与否？还祈识者公断。